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

第十一回 論優伶奇情發妙語 鬥豔曲白首倚紅妝

卻說青兒母女到了北京，原也向鶴山府第請見過幾次。只那些管門太爺們，平日聲勢已是不小，又受了新夫人的密令，越發的凸著肚子，努著眼珠，比哼哈兩將還要凶上幾分。青兒想：「原不應到門求見，放著個特命代表在京裡，怎不去先找他來。」便連日去找仲甘去，那知他已公幹出京去了。兩翻落空，只得先打點起本分來。虧得原有幾個同業熟人在京，幫著租了個房子，請個幫閒名士另取了挹芬的名字，開張延納起來。那時是南花鼎盛的時代，只須門口有「姑蘇」兩個字，便是轟動一時。不上半月，險些把門戶都擠破了。

那時有個人也算是熱腸冷眼的，問挹芬道：「你原是要唱戲來的，豈紙一上，京國蜚聲，原是件極名雋的生涯，怎變了面目，做起這窯子生涯來？」青兒微笑道：「一時有一時的機會。前兒的北京，把窯子瞧得是下等人走動的地方。如今光復了，南方來的不是元勳，便是偉人，北京的眼光慌忙兜轉過來，大家說道：『如今比不得從前了，南方是交著運的，不要說窯姐兒，便是狗屎貓屁也有些香氣的呢。』」那人道：「便依你這樣說，他們既把南方人當做寶貝，唱戲也好，何必又跑到這窯子裡來呢？」挹芬又笑道：「戲子是產在北京的，窯姐是出產南方的。現在北京人心理，不把同戲子比肩的官吏放在眼裡，卻把窯姐同鄉的革命黨抬到天邊。我又為什麼定要守著舊例，去上戲園呢？」那人聽了，不覺拍手大笑道：「好好！瞧你不出，竟有這些見解。這京華風月，被你占定的了。」說了幾句，起身走了。

挹芬方送他出房，忽有個人從牀後笑將出來道：「如何？今天可信了老夫了！」原來那笑將出來的不是別個，是京裡著名的破靴名士杜丁卯。挹芬回頭笑罵道：「你沒先講過，怕奴便講不出幾句麼？」丁卯笑道：「好呢，我好意教了你這句話，借他口舌，替你登個奇妙無比的廣告，還來反罵我呢。你等著罷，看我杜丁卯以後還肯多嘴呢。」挹芬回嘆笑著，將他向個洋式榻上一推，自己向妝台支頤道：「你怎說這是個奇妙無比的廣告呢？」丁卯道：「你還不曉得，他是個京裡出名的花叢呆子，平日仗著一點科舉資格，常有人請他應個座兒。他要不見姐兒罷了，見了時，他總裝出副憐香惜玉視窯姐如子女一般的神情來，問原姓哩，原籍哩，怎樣墮落哩，親生父母死也沒有哩。那一派肉麻骨竊的說話，竟像刻板傳單一般，不問是誰，總要分贈一張的。有識得他脾氣的，裝模做樣的說了幾句顧念恩私不甘淪落的話，他便至誠惻怛的逢人便說，誰是污泥不染，誰是淪落可憐。在他不過借這幾句話，來裝個花叢宗匠、知己傾城的場面。那些後生聽他這樣一說，少不得信他是老成典型，奔走恐後起來。他今天來時，我在後房早聽見了，所以特地招你進來，教了這翻話。他這一去，包管替你裝頭鑲尾的說來似巨眼紅拂哩。」丁卯這一席話說得挹芬非常感激，不知不覺的坐向丁卯身側道：「這樣說來，倒是錯怪了你哩。」

丁卯笑道：「既知是錯怪了我，還不與我賠罪？」挹芬笑道：「措大人花叢，有何大欲，一杯濁酒，便教你快活了。」

丁卯躍起道：「你原是個聰明人，快叫他預備罷！」挹芬見他揸起了六七寸的大布褂袖兒，擲下了油漬污著的帽兒，長眉秀目，比輕裘窄袖的時下少年卻俊爽了許多。便笑著叫新僱的丫頭拿著體己錢去沽了幾壺酒、幾碟菜來，自己陪著他小飲。丁卯執杯笑道：「沈挹芬也配陪杜丁卯麼？幸沒人撞來，不然就給小報主筆做資料去了。」挹芬聽了這話，若有所思。丁卯暗暗歎息著。

外面忽然送進張條子來，丁卯向挹芬手中一看，笑道：「恭喜！這便是即刻一席話的影響哩。」挹芬問那叫條子的是誰。

丁卯笑道：「絕妙人才，絕輕年紀，包管稱心如意。」挹芬不語，卻將那條子一橫一豎的折疊著。丁卯道：「你不趕緊去麼？」

挹芬道：「且還陪你一回兒。」丁卯笑道：「我倒也不必你陪。只這些人的脾氣，見一呼便到，是不歡迎的。定要望他眼穿，等得他口渴，才給他見這麼一面，他才肯視為至寶，奉若神明呢。」說完，立起身來，笑指著壁上懸的那個鏡屏道：「挹芬，挹芬，你準備著做京華尤物罷。」徑自去了。

挹芬知道丁卯熟人很多，說的話是不差的，欣然到了那裡。

只見席上圍坐著的全是幾個鬚眉皓然的人物，那裡有什麼輕年妙質。想要回身時，吃他們走下個人來，鉤了自己坐在個其老無比的老人身側。只見那老人穿了件紫醬緞的袍子，一字襟的玄緞馬甲，戴著個瓜皮帽兒，帽沿上卻鑲了個貓兒眼帽。正蒼顏白髮，卻還有一二分的神采。一手執著支雪茄，一手攬著挹芬道：「還沒修謁，翻難了一雙蓮瓣了。」

挹芬含笑不語，打量那些座客，覺得北京人物究竟比揚州鹽商清貴些。便見對面一個老人笑指著叫自己的道：「這位是帝師李伯純，從沒傾倒過人的。今天還是自己出主叫的條子呢。」

挹芬才知是個名滿全國的才子，不覺黍谷春回瓠犀微綻的笑道：

「鄉間蒲柳，那裡夠得上名公品題。還請李大人包涵著罷！」

說完微扭姣軀，斜貼向伯純肩際。

那位老才子不覺把老花眼險些擠了個沒縫，一手取過挹芬手裡的執扇來。見一張素絹還沒有題款，便隨手搖了幾搖，笑向挹芬道：「你拿著這個，不怕做班婕妤麼？」挹芬原不懂這句話，卻曉得總是句調謔，便含羞不語，微把溶溶眼波斜注著伯純。眾人見了嘖嘖贊道：「秀外慧中，沈挹芬佳人哉。」

正說時，挹芬的琴師來了，挹芬全神貫注唱了段《汾河灣》。到那曲中妙處，將眼光不住的■過去，直把伯純做了當年平貴。伯純那裡經過這些，自己也不知那裡來氣力，把挹芬那手握得緊緊的，只怔著發呆。直到挹芬唱完了，問他還要唱什麼，才醒了過來。合座擊節道：「不料挹芬有此絕技。從今宣南菊部要重翻舊案了。」

正說著，忽然簾子一起，一個人直笑進來道：「這算得些什麼，你們還沒聽過他的絕唱呢。」眾人看時，卻是杜丁卯，忙起身讓坐。挹芬納悶著道：「怎的他也來了？」丁卯卻笑向挹芬道：「我說的話如何？」伯純問是什麼話。丁卯道：「我說你是個耆年碩德，最疼女孩子的呢。」挹芬一笑。眾人道：

「丁卯，你說我們沒聽過沈娘絕唱，是那一出呢？」丁卯笑指挹芬道：「那出他輕易沒為人唱過。說出來時，這妮子要怪我多嘴呢。」說完，眼看著伯純，見伯純正怔怔地的聽著。

挹芬聽了丁卯的話，早明白了一半，卻半嗔半喜的向丁卯道：「這杜爺今天可醉上來了。自己來遲了，沒趕上奴《汾河灣》，卻把這些話激李爺。便是李爺真個激上了，奴那裡有什麼絕唱呢？」說完，將纖手摩挲著伯純肩道：「請大人賞鑒支崑曲罷！」伯純喜著還沒及答應，丁卯把箸擊著桌道：「著，著。」挹芬道：「偏不唱給你聽，看你樂些什麼。」說完，回頭一笑，就伯純面前的茶盞潤了潤喉，唱道：

〔山坡羊〕憶春宵棲遲死帳，挨承漏沉酣佳釀。

丁卯笑道：「沈挹芬不輸王美娘，只問伯純先生何如當年秦小官呢。」挹芬向丁卯看了一眼，接著唱道：

悄陽台匆匆會難，杳巫山銘刻情和況。

伯純道：「下該是小生唱了。丁卯，煩你充一齊秦種（重）罷！」丁卯點頭，笑向挹芬道：「你不要著急，我是代李大人的呀！」挹芬一笑，丁卯便唱道：

〔五更轉〕擾情懷夜依卿旁，啼痕點點青山上。

今朝堤畔萍逢，洵是良緣天相。

挹芬笑道：「你既先說明了，奴且假認你是個秦種（重）罷。」接著唱道

〔園林好〕感深恩山高水長，痛微軀殘膏剩香。

挹芬唱著這幾句，含笑向著伯純。丁卯將箸擊著桌沿道：

「可惡，可惡。明對著秦小官，卻偷唱與李伯純，這醋鉢是慣定的了。」眾人哄然大笑，挹芬自潤了潤了口唱道：

〔江兒水〕恨入章台骯髒，昔日青青，偏愧問東風飄■。

唱到這兒時，聲韻便低了許多：

〔玉交枝〕門楣廝仿，遇天涯雙雙故鄉，蛟龍佇待風雲壯。

丁卯急接著道：

羞煞奴四海一空囊。

〔五供養〕自揣萍蹤浪蕩，歎旅店羈棲，晨昏鞅掌。玉人空有意，金屋向何方，論十斛明珠豈易商量。

唱完了，笑指著伯純道：「落魄窮儒，何來金屋，我不過是代伯純先生唱著的。真要量珠下聘，還請伯純先生自己出場罷！」

伯純歡然道：「真個讓老夫來獻丑罷。」眾人認是伯純要接下去唱，都納罕靜聽。那知伯純竟霍然立了起來。真是：